

以上是我簡單的報告，謝謝。

主席：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吳金鏞助理教授發言。

吳金鏞助理教授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我閱讀了整個計畫，最關心的一點就是：民眾的價值如何參與在這本計畫裡面？如何在這個計畫裡面看到人？剛剛很多位學者專家都提到以人為本、以民眾為本，但是如果我們真正去閱讀這個計畫，會不會看到民眾？甚至看到過去的、未來的、現在的民眾？甚至過往不被看到的民眾、不被重視的角落是不是可以透過這個計畫而呈現出來？所以這個計畫叫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。如何前瞻？想到多遠？是保守的 4 年？樂觀的 8 年？還是未來的 30 年？前瞻所代表的實驗性、創新、未來的風險與不確定性，以及未來具有潛力的價值，如何在這本計畫當中凸顯出來？以前瞻為名，至少應該說明這一點。以綠能和數位的結構性轉型而言，如果是我們共同的未來，如何把這些前瞻的概念化成計畫，同時和基礎結合在一起？如何把人民每日生活的議題和前瞻的議題串連在一起，甚至讓兩者融合在同一個計畫當中？換句話說，前瞻不僅是往前衝，同時也要建立社會集體的溝通、理解與共識的基礎。

新政府脫離了威權式的指導，這樣子是否可行呢？我們認為應該要提出一項影響深遠的計畫，使全部基礎的核心可以與前瞻動力相連結，才不至於變成前瞻是一個火車頭，剩下的基礎的部分、底層的部分或是需要投資的部分卻脫節，變成被遺落的環節。也就是說，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是如何平衡。過去幾天大家都在喊分配不均的問題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，除了政治的展演之外，也要設法平衡拔尖的前瞻的實驗性，放眼未來，同時又能兼顧扶助最底層的計畫，讓沒有辦法被制度照顧到的人和角落都浮現出來。我閱讀了這項計畫，我認為它不但無法平衡這些核心的議題，甚至複製過去的行政威權，例如第 298 頁寫著文化部的工作指標是召開督導工作會議每年 10 場，這也許是過於簡化與輕視這項計畫所帶來的深遠影響，更可怕的是這種工作指標的提出，其實是複製了過去行政威權的思維，也複製了過去上下權力的關係，中央只要靠著督導就可以監督地方，甚至官員只要靠著督導就可以監督民眾，然後就可以完成工作指標，這是多麼可怕的行政思維繼承！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計畫大多是重複過往的思維，不僅是重複過往的計畫而已，這樣的思維更是可怕的，深耕在每個人的腦海裡，也深耕在整個制度執行的面向當中。不是過往的計畫，就是一般日常行政應該執行的項目，但卻把它納進特別計畫當中，它失去或沖淡了原有的前瞻性，因此這項計畫不但無法平衡，同時也會造成脫落，甚至互相矛盾、互相衝突的結果。譬如我們要如何解釋花了一半預算的軌道建設，卻在同一本計畫當中又提到相當多改善停車的問題？不過我並不是說不需要改善停車問題。又例如既然要鼓勵軌道建設、鼓勵大家使用公共運輸、鼓勵大家在同一個命脈上血脈相連，但是同樣的一本計畫為何卻又鼓勵自小客車，讓小客車的方便性提高，這不是矛盾和脫落嗎？所以必須說明何者是前瞻預算著重之點，何者是日常行政部門原本就應該做的民眾服務的工作。

更可怕的是在這項計畫當中運用許多專業時髦（fancy）的字眼，將其標籤式的套用，但卻缺乏跨域的深刻連結。其實在面臨轉型的時候，原有部門的界線必須被重新打破，但很少有計畫提供足夠的思維讓不同的專業和領域可以互相連結。譬如在水資源計畫當中多處提及氣候變遷，氣候變遷就像個標籤一樣，貼在這個計畫書的每個角落，這就如同文化創意產業一樣被廣泛

的使用。如果看它實際的計畫，就會發現其實就是傳統的水利工程計畫。對台灣而言，氣候變遷是真的，文化創意產業則是鏡花水月，未來 30 年，台灣的氣候變遷會是什麼樣子？這一點很難有人知道，究竟在過往的水利專家系統當中，如何納入新的思維，科學家們如何進到各位的工作場域，如何可以跨域連結？台灣大學氣候變遷學程正在培養這樣的人才，但我們剛剛進行第一屆招生，根本來不及。如何培養面對氣候變遷的跨域專才乃是非常核心的問題，科技部及其他防災部門的相關專家應該在這方面多努力。

再者是數字管理的危險，很多專家都提到數字會講出一個故事，但是只有一種故事，那就是一種論述的危險。在這個過程當中，我們看不到社會、看不到人、看不到其他多元的文化所呈現的價值，所以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社會和人文的具體指標，藉以強化直性的連結，將政策執行和效益之間的連結說明完整。我並不是說數字不重要，但除了透過數字之外，同時也要經過真實和理性的因果連結，讓人民的價值與量化的指標可以相結合，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多元評估的過程，建立一個可供討論及溝通的基礎，這同時也是政府部門如何評估自我的表現，政府如何評估自我的表現就代表著它如何對待人民、如何看待人民，當它將人民單一化，把人民化成一個一個的數字，這時就會有全方面的危險。

我要利用最後一點時間來討論我的主題，究竟看不見的人民如何透過這項計畫浮現出來？很遺憾的我並沒有辦法看到。在此我要講一個案例，馬英九前總統在 2007 年年底曾說過一句話，他說：「我把你當人看。」，這樣的說法好像看到了人民，這句話他是對誰說的？當時他是對著新北市溪洲部落陳情抗議的民眾說的。當馬英九把溪洲部落的人當人看之後，溪洲部落的人就變成人了嗎？2007 年到現在已經是 2017 年了，經過 10 年的時間，溪洲部落的人民還在向這個行政體制，包括中央、地方、原民會、新北市爭取資源，居民還是住在原來的地方，前年蘇迪勒風災，部落淹水 4 公尺高。這雖然是一個小的挑戰，整體經費還不到 1 億元，但它卻是一個新的挑戰，政府如何可以看到人民，如何在相關行政措施當中把人民放進去，這是溪洲部落在過去 10 年所學到的教訓，在此謹提出來與大家互相學習，謝謝。

主席：請黃委員偉哲發言。

黃委員偉哲：主席、各位學者專家、各位同仁。其實今天公聽會的主體是各位，身為立法委員，我們一定要聆聽許許多多來自專業及地方政府的聲音，不過我們也是地方的一份子，有些看法必須在這個時候提出來。今天平面媒體登載幾位專家學者的看法，他們批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既不前瞻又沒有規劃，這些論點有的我們了解，有些我們並不同意。300 多頁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呈現的效益評估看起來比較少，只有 2 頁提到效益以及 GDP 的增長、從何而來。這部分我們是同意的，因為政府重大建設的事前評估和效益評估必須非常審慎，過去已經有太多的蚊子館、不必要的建設或是被批評為肉桶政治的一些建設，我們希望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能夠避免掉。但是文中有些部分提到，這是不前瞻，綠能、光電等只占八千多億元裡面的幾百億元，這是不夠的。我要提醒大家，這不僅是前瞻，而且還有「基礎」。我不是代表地鼠國來講話，不過我必須請大家正視，台灣的城鄉差距是非常大的。

剛才有老師提到，水利建設已經花了很多經費，是不是還要再投入？大家想想看，光是台北